

XUIBIAN FANFAN

中学语文课外阅读

随便翻翻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中学语文课外阅读

随 便 翻 翻

(一)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中学语文课外阅读

随便翻翻

(一)

本社编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永福路123号)

新书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字数 59,000

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,000本

统一书号：7150·2506 定价：0.20元

目 录

阅	随便翻翻.....	鲁 迅
读	要成为书籍的“主人”(孙光萱)	
文	雪.....	王鲁彦
选	米库米天然动物园漫游记.....	丁邦英

语文知识趣谈

“虎跑”与“走马”.....	刘伟嘉
蝉鸣及其他.....	梁水草
雪花的生命.....	寅 之
幽默中的逻辑.....	岳梅珍
“小轻文”迷入古城(知识童话).....	王一萍

读书随笔

成材必经的境界.....	任 立
“读功”和“背功”.....	毛智风
“开卷有益”释源.....	金 今

古典诗词欣赏

用想象填补诗行的空隙.....	方仁工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聪明人的故事(一)	郑 雁编注
岳飞智败金兀朮	李广解鞍退匈奴
华佗心药医心病	孙膑赛马施妙计

晏子巧对楚王问

二千五百年前的情歌 卢 阖

文学家的
青少年时代

司马迁青少年时代的故事 于 余

· 山川 · 名胜 · 人物 ·

李白和长江 姚骨隆

“书圣”的墨池及其他 宋连庠

树叶做成的“卡片” 麦 衡

小仲马和中国茶花女 张冰隅

写作漫谈：周恩来同志少年时代的作文 辛 路

绳子和钱币 沈心祖

可贵的“拾粪”精神 杨振中

习作与讲评：文以情动人 华东师范大学 第一附属中学 黄谷扬

荷花要凋谢了 松江县第三中学 王英兰

小议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 川沙县新陆中学 陆 瑞

一支红杏出墙来 冯起德

——读《我和小黑》

我和小黑 庞天舒

考考你



随便翻翻^①

鲁迅

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——随便翻翻。但如果弄得不好，会受害也说不定的。〔开宗明义，提出“随便翻翻”的目的和应当注意的地方。〕

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，第一本读的是《鉴略》^②，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，对字（这是做诗的准备）的课本之外，不许有别的书。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，一认识字，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，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，于是翻来翻去，大目的是找图画看，后来也看看文字。这样就成了习惯，书在手头，不管它是什么，总要拿来翻一下，或者看一遍序目，或者读几叶内容，到得现在，还是如此，不用心，不费力，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，觉得疲劳的时候，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，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。〔回溯过去，具体介绍“随便翻翻”这一习惯形成的由来和

① 本文最初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《读书生活》第一卷第二期。

② 清代王士云著，旧时一种启蒙用的历史读物。

用处。〕

倘要骗人，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。现在有一些老实人，和我闲谈之后，常说我的书是看得很多的，略谈一下，我也的确好象书看得很多，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，却并没有本本细看。〔进一步说明“随便翻翻”的收获。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骗人。〕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，是《四库书目提要》^①，倘还怕繁，那么，《简明目录》^②也可以，这可要细看，它能做成你好象看过许多书。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，如什么“国学”^③之类，请过先生指教，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。〔介绍自己“随便翻翻”的内容，并说明这样做也得用“正经工夫”。〕结果都不满意。有些书目开得太多，要十来年才能看完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；只开几部的较好，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，如果他是一位糊涂虫，那么，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糊涂书，不看还好，一看就糊涂。〔“随便翻翻”要有主见，不能上当。〕

①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简称，是四库全书的书目题解。清代纪昀等编著。纪昀字晓岚，生于1724年，死于1805年，河北献县人，学者，文学家，官至礼部尚书，曾任清政府四库全书馆总纂官。著有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。

② 即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，是将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的各书提要加以节略，并删去“存目”部分的书目而成，共二十卷，书成于一七八二年。

③ 这是当时一些人对中国旧学术文化的一种美称。

我并不是说，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，有是有的，不过很难得。〔补上一笔，为使立论不致偏颇。〕

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——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，以为这么一来，就“杂”！“杂”，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。〔这里是作者顺便对当时那些帮闲文人攻击杂文的回击。〕但我以为也有好处。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帐簿，每天写着“豆付三文，青菜十文，鱼五十文，酱油一文”，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，吃够一家；看一本旧历本，写着“不宜出行，不宜沐浴，不宜上梁”，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。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“食菜事魔”^①，明人笔记里的“十彪五虎”^②，就知道“哦呵，原来‘古已有之’”。〔启发人们在“随便翻翻”时要联系实际。〕但看完一部书，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，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，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；或是奇闻怪事，某村雷劈蜈蚣精，某妇产生人面蛇，毫无益处的也有。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，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。凡帮闲，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，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。倘不小心，被他诱过去，那就坠入陷阱，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，某先生的体

^① 宋代农民常利用一种秘密的宗教明教——来源于古代波斯的摩尼教，组织起义运动，教规是吃素食，供奉摩尼教。地主阶级就将“摩”改为“魔”，污蔑为“食菜事魔”。宋庄季裕《鸡肋篇》有此记载。

^② 疑应作“五虎五彪”；此外还有“十狗”、“十小孩”等，都是明末太监魏忠贤的党羽和文武帮凶，“虎”“彪”是形容他们的凶恶。

重，蜈蚣精和人面蛇了。〔这是对帮闲文人的抨击，也提醒着读者“随便翻翻”时必须防止受骗中毒。〕

讲扶乩^①的书，讲婊子的书，倘有机会遇见，不要皱起眉头，显示憎厌之状，也可以翻一翻；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，已经过时的书，也用一样的办法。例如杨先生的《不得已》^②是清初的著作，但看起来，他的思想是活着的，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。这也有一点危险，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。治法是多翻，翻来翻去，一多翻，就有比较，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。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，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，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，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。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，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，他就死心塌地：明白了。〔“随便翻翻”时要学会比较的方法。〕

“随便翻翻”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，很费事，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，简单。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，就是要看一看真金，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。而且一识得真金，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，一举两得了。

① 卦音 jī，扶乩，旧时迷信的人占卜问疑。

② 清代杨光先著，是他历次上书、奏议等文章的集子，内容主要是反对天主教、批判外国传教士的“新法”——按西方历法编制的历法；有较重的封建正统和盲目排外思想。

但这样的好东西，在中国现有的书里，却不容易得到。〔要比较就很费事。青年们往往急于求成，但在当时“好东西”不容易得到，得耐心。〕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，真是苦得可怜。幼小时候，我知道中国在“盘古氏开辟天地”之后，有三皇五帝、……宋朝、元朝、明朝、“我大清”。到二十岁，又听说“我们”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，是“我们”最阔气的时代。到二十五岁，才知道所谓这“我们”最阔气的时代，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，我们做了奴才。直到今年八月里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，翻了三部蒙古史，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“斡罗思”^①，侵入匈、奥，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，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^②，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，应该他们说“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，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”的。〔运用实例，进一步强调了“随便翻翻”的用处。〕

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，不知道里面怎么说；但在报章杂志上，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。^③〔这些作品都在于制造反共舆论，故下文说到“有着大关系”。〕事情早已过去了，原没有什么大关

① 俄罗斯的旧译名。

② 汗音 hán，汗是古代蒙古民族对皇帝的称呼。成吉思是元太祖的尊号，本姓奇渥温，名铁木真，生于 1162 年，死于 1227 年。

③ 这一类文章有《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》和黄遵宪的诗《黄人之血》等。

系，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，而且无论如何，总是说些真实的好。所以我想，无论是学文学的，学科学的，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。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，或海王星，虾蟆的神经细胞，或只咏梅花，叫妹妹，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，那么，自然，不看也可以的。〔事实上，这样做怎么可能呢！作者笔锋一转，触及时事，联系实际，写出自己当时“随便翻翻”的感受。〕

我自己，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，在用日译本《世界史教程》^①和新出的《中国社会史》^②应应急的，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。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，但只有一本，后五本不译了，译得怎样，因为没有见过，不知道，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，叫作《中国社会发展史》，不过据日译者说，是多错误，有删节，靠不住的。

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。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，一哄而散，要译，就译他完；也不要删节，要删节，就得声明，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，完全，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。〔进一步联系现状写自己当时“随便翻翻”后的感受和意见。〕

（十一月二日。）

① 俄国波查洛夫等著。

② 原名《中国史纲》，俄国沙发洛夫著。

~~~~~  
要成为书籍的“主人”

孙光董

现在，可看的书刊多了，有些青少年读者随着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：如何读书？怎样才能成为书籍的“主人”？

这里，我想推荐鲁迅的一篇杂文《随便翻翻》。鲁迅在这篇杂文中提出：除了看“非看不可的书籍”之外，不妨广泛涉猎，“随便翻翻”。他自己长期以来就养成了一种习惯：“书在手头，不管它是什么，总要拿来翻一下，或者看一遍序目，或者读几叶内容”。鲁迅学问渊博，见识过人，显然决非一朝一夕之功，而是和他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精读与博览分不开的。“随便翻翻”，就是他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项宝贵经验。

就我们每个人来说，岁月有尽时，学问无止境，要想在有限的时间阅读大量的书刊，“随便翻翻”确实不失为一种好方法。何况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，科学文化也就越加发达，与此相联系的是书刊必然越来越多。试想：面对古人留下的大量的文化遗产和今人创造的日新月异的精神财富，倘要本本书都拿来精读，怎么吃得消？又哪里能够成为驾驭和运用书籍的“主人”？

对于青年学生来说，“随便翻翻”尤有必要。鲁迅就曾向一所中学的学生提出希望：“爱看书的青年，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，即课外的书，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”。“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，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，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

的，也要泛览”。

当然，“随便翻翻”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，还得注意几个问题。首先是要努力提高阅读速度，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一些零碎时间，做到见缝插针，积少成多。其次是看了之后还要想一想，动一下脑筋，做到“日知其所无”。既然是泛读，“随便翻翻”，自然不要求逐段推敲，全盘掌握。但如果读了毫不领会，全无所得，那也会失去“随便翻翻”的本意。重要的是随时都能有新的发现。第三是还得多少作一点选择。鲁迅在《随便翻翻》中说，如果所看的书中，全是“某村雷劈蜈蚣精，某妇产生人面蛇”之类，那可就要小心了，谨防由此“坠入陷阱”。自然这是指的旧中国的情况，不能和我们今天出版的书籍相提并论；但我们总还是要珍惜大好时光，努力找一些既有益身心又增长知识的书刊来看，如果发现海淫海盗的黄色书籍或无聊的东西，则应坚决抵制、摒弃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：这些关于读书的一般道理，和学习语文又有什么关系？答案仍然是：大有关系。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，他就提倡学文学的青年人广泛阅读，要竭力开拓自己的视野。拿我们今天来说，要想学好语文，光“叮”住课本中的几篇范文是远远不够的。有些同学为什么写不好作文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平时所看的书不多，一旦拿起笔来，就捉襟见肘——知一不知其二，说东不能道西，只能老是围住“四化”呀、“建设”呀几个干巴巴的抽象概念打转转。如果平时养成了“随便翻翻”的良好习惯，大脑中有储备，簿子上有摘录，写起文章来情形就会改观。更何况今日在“随便翻翻”中所得到的点点滴滴的收获，到了明天就有可能成为深入学习的基础。

# 雪

王 鲁 彦

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，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。

去年在福建，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，也曾见过雪。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，可不是飞舞着的雪花。在平原上，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，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。它的颜色是灰的，不是白色；它的重量象是雨点，并不会飞舞。一到地面，它立刻融成了水，没有痕迹，也未尝跳跃，也未尝发出窸窣的声音，象江浙一带下雪子时的模样。这样的雪，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，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，谈得津津有味，但在我，却总觉得索然。“福建下过雪”，我可没有这样想过。

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。它才是“雪白”的白色，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。它好象比空气还轻，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，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。然而它又象是活的生物，象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，

象春天流蜜时期的蜜蜂，它的忙碌的飞翔，或上或下，或快或慢，或粘着人身，或拥入窗隙，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。它静默无声，但在它飞舞的时候，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马的呼号和脚步声，大海汹涌的涛声，森林的狂吼声，有时又似乎听见了情人的切切密语声，礼拜堂的平静的晚祷声，花园里欢乐的鸟歌声……它所带来的是阴沉与严寒。但在它的飞舞的姿态中，我们看见了慈善的母亲，柔和的情人，活泼的孩子，微笑的花，温暖的太阳，静默的晚霞……它没有气息。但当它扑到我们面上的时候，我们似乎闻到了旷野间鲜洁的空气的气息，山谷中幽雅的兰花的气息，花园里浓郁的玫瑰的气息，清淡的茉莉花的气息……在白天，它做出千百种婀娜的姿态；夜间，它发出银色的光辉，照耀着我们行路的人，又在我们的玻璃窗上扎扎实实地绘就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，斜的，直的，弯的，倒的。还有那河流，那天上的云……

（选自《鲁彦散文集》，新文艺出版社 1958 年出版）

## 米库米天然动物园漫游记

丁 邦 英

晨光清亮，我们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出发，跨过波光粼粼的鲁伏河，穿越苍翠茂密的椰林，向西南奔驰。车行约四小时，到达了距首都最近的国立米库米天然动物园。

天然动物园在坦桑尼亚有好几个，是这个国家得天独厚的游览胜地，而其中，米库米动物园是较小的一个。

一到米库米天然动物园，导游阿里就迎上前来，笑着对我们说：“愿你们交好运！”他是在祝愿我们此行能看到更多的动物哩！大家随即登上旅游车，沿着游览路线开始参观。

与一般动物园相比，天然动物园完全是另一番景象：这里既没有高大的围墙，也没有兽馆、禽舍。有趣的是，同动物园相反，这里关在“笼子”里的不是动物，而是游人！动物自由自在地在草原上漫步、猎食，游人则关在坚固的旅游车里，活象在“笼子”里一样。因为

这一来既可保证游人免遭伤害，又不会惊扰动物。

汽车缓缓前进，眼前出现了一些羚羊和长颈鹿。阿里告诉我们：进入动物区了。透过车窗，但见蒿草茂密，灌木丛生，溪水池塘零落散布。

“斑马！斑马！”阿里指着右前方喊起来。顺着他的方向，我们看到不远处，斑马成群，灰蒙蒙一片，足有五、六百匹！车子慢慢逼近，到了只有二十来米远，它们还是那样泰然自若，毫不惊慌，有的在安详地吃草，有的竖起耳朵倾听，有的用舌尖舐着同伴，有的在踢蹄撒欢，互相嬉闹……真是千姿百态，逗人喜爱。而且一匹匹都那样膘肥体壮，布满美丽条纹的身躯，在阳光下显得油光滑亮。

长颈鹿在这里是出没最多的。进入动物区不久，我们一下子就遇见二三十只。它们高扬着细长的脖子，在树荫下亭亭玉立，简直一动不动。远远望去，恍若一幅巨大、迷人的风光画。更有趣的是，成群的非洲基马猴正在这些长颈鹿中间蹦来蹦去。一只老母猴从树上跳到一只小长颈鹿的背上，一边啃着野果，一边朝我们挤眉弄眼，似乎正在挑逗我们哩！当我们从它们中间穿过时，顽皮的基马猴竟围着车子奔前跑后，周旋了好一阵子。

在长满水草的池塘边，站着几只刚从水里钻出来的河马，浑身湿漉漉的。我们来到已不足五十米处，它